

城市白皮书

李佩甫 著

SHI BAI PI SHU CHENG SHI BAI
PI SHU
CHENG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城市白皮书

李佩甫 著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白皮书/李佩甫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1.4
ISBN 7-02-003401-2

I. 城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4694 号

责任编辑:刘海虹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54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 插页 3
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定价 18.00 元



作者像

我无处可去；
我无处不在-----

——摘自《未来书》

Handwritten scribbles or marks,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"22"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.

春

三月二十五日

树病了。

春天来了，树却病了。

树生的是一种白毛毛病。每到春天的时候，立在大街两旁的梧桐树就生一种白毛毛病，树身、树叶上全长了白茸茸的黏毛。这时，树就显得很丑。春天里，城里的树很丑。好好的树，刚刚绿起来的树，怎么就病了？树病了。树是不会哭的，树不哭，树就在那儿站着，树的“病”却在满天飞扬。一絮絮、一片片、一捻捻、一缕缕在空中飞舞，天空里到处都是“病”。“病”很自由，“病”想飞到哪儿，就飞到哪儿；想落到哪儿，就落在哪儿，“病”比树自由。“病”随随便便地往人身上落，落下来就不走了，“病”化了，“病”一下就化在人身上了。马路上，行人带着“病”来来回回走，公共汽车也带着有“病”广告牌来来回回跑。到了晚上，行人就把“病”带回家去。人人带着“病”回家。

树不说话，树不会说话……

我也不会说话。从十二岁生日那天，发高烧烧到 44℃，烧坏了一只体温表之后，我就不会说话了。我只能自己对自己说。我很愿意对自己说。病了，却一下看到了许多东西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

旧妈妈说我是一只警犬。

新妈妈说我是一台 X 光透视机，彩色的。

害过一场病后，我就成了警犬，成了 X 光透视机……

三月二十七日

我有两个妈妈。

一个是旧妈妈，一个是新妈妈。

旧妈妈住在西城区，新妈妈住在东城区，我是她们中间的一颗豆子，一颗抛来抛去、没人愿要又不得不要的豆子。豆子坐 5 路车，转 102，再转 9 路坐两站，绕一个大圆盘，一入市场街，就看见一栋旧楼，那是旧妈妈住的地方。回来坐 7 路，转火车站，倒 103，拐百货楼，再坐 9 路，就到了新妈妈家。

新妈妈的声音是红色的。她一说话我就看见颜色了，红红的颜色。那颜色就装在她的脖子里，她的脖子像透明的细颈玻璃瓶儿，一说话就冒颜色。颜色分三种。没有外人的时候，那是一种赤红，那红像烙铁一样，落在人身上嗤嗤冒白烟，很烫很烫，这时候我就无处可藏了……有客人时，那红就浅了，粉粉的，妖妖的，一珠一珠，一瓣一瓣，小樱桃一样：“明明，看叔叔啊……”爸爸在家的時候，那是一种猩红。那红就像细瓷蓝边小花碗中装的煨出来的药，带着一点葱，一点盐，一点芥末，还有五香粉：“这孩子呀……”

旧妈妈的声音是蓝色的。旧妈妈说话时身边总站着一个人，那人才是警犬呢，科长警犬（旧妈妈嫁给了一个科长，人们都叫他科长）。他的目光很像是个带弹簧的刀片，细细的能割人的小刀片。那刀片“哧溜”一下射出来，而后又一点点、一点点地收回去，再“哧溜”……这时旧妈妈脖子里就会冒出淡淡的蓝，水一样的蓝，那蓝像是被什么锁着，显现出来的是空空荡荡；当警

犬不在的时候，那蓝像云、又像雾，漫漫地，漫漫地，在我身边绕啊绕，绕啊绕，绕出一片茫茫的雾气……倏尔，那雾气又不见了，凝结为一块薄薄的冰。在冰里，爸爸的脸出现了，裹在冰里的爸爸成了一头猪……有叔叔在时，那蓝像穿了衣服一样，一层一层地深下去，柔柔的、怜怜的、幽幽的、怨怨的：“明明，明明呀……”

我必须一星期住在旧妈妈家，一星期住在新妈妈家。旧妈妈住在三层楼上，新妈妈住在五层楼上；一个是五十四级楼梯，一个是一百零一级楼梯；在三层楼上能看到树，在五层楼上就看见鸽子了。鸽子哨在天上，肚子里藏着一个装小米的囊，囊里的小米是绿颜色的，黄黄的绿，我能看见装在鸽子肚里的小米。

夜里，新妈妈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。我能看见那种叫声，那是一种有红有绿的叫声，那叫声很像卖酱菜的铺子，很像酱菜铺子里那种腌制了很久的、上面又撒了红红的辣椒粉的、又切成一丝儿一丝儿的榨菜。那叫声还很肉儿，像是一团滚动着的粉红肉肉儿，间有绷紧的一线一线从肉里扯出来，倏尔拉得很长、弹得很高，倏尔又短、又细，像一把弓在弹棉花。声音大的时候，就像酱菜铺子打翻了一般，满屋都抛撒着腌制了很久的红红绿绿；声音小的时候，屋里就像飞进又飞出了一只红蚊子，渐小渐远，渐小渐远……

住在隔墙的房间里，我夜夜都是在这样的叫声中入睡的。我断定爸爸喜欢这种叫声。我断定爸爸是因为叫声才跟新妈妈结婚的。旧妈妈不会叫，过去的旧妈妈从来没有叫过。现在，旧妈妈也在学习叫声。住在西城区与科长睡在一起的旧妈妈夜里也开始叫了。旧妈妈的叫声仍然是蓝颜色的，墨水蓝。那叫声很像是仿制出来的“蓝梦”床垫，一层一层的，却没有弹簧。旧妈妈的叫声还没有装上弹簧。没有弹簧的叫声很薄，皱巴巴的，只有一漪一漪的波纹，水一样的波纹。这波纹是包装过的，有素素

的一个匣，一个蓝颜色的匣，文了花的匣，里面装的却是劣质产品。爸爸一定是不喜欢劣质产品，不然，他为什么执意要和旧妈妈离婚呢？

报上说，这是一种社会叫声（我是从报栏里看到的），是新时期的叫声。现在全城的人都在学习这种叫声。夜里，在一堵堵楼墙的后边，我看见全城的人都在床上努力地学习叫声。在一张张床铺上，人们起劲地叫着，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……我想，要是把一格一格的、一层一层的楼房都拆去，把一张张床都合并在一起，那又会是什么样呢？

三月二十八日

爸爸不在家的时候，新妈妈就变成了一根针，一根“桃花针”。

每当新妈妈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就有了针的感觉。这根“桃花针”艳艳地在我眼前晃着，晃得我头晕。我得躲着这根针，不定什么时候，稍不留意，它就扎到身上了。新妈妈说，“倒垃圾。”我就赶快倒垃圾。新妈妈说，“拖地。”我就赶快拖地。新妈妈说，“洗衣服。”我就赶忙洗衣服。新妈妈说，“你看我干什么？你看我干什么？”我就赶忙低下头去。新妈妈说，“跪下。”我就赶快拉出一块砖（这块砖是新妈妈特意为我准备的）跪下。每到这时，我就看见新妈妈肚子里有很多很多颜色，这些颜色上粘着各种各样的气味：有香烟的气味，有桌子的气味，有油饼摊儿的气味，有菜摊、牛肉摊的气味，更多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气味……这些气味是许许多多日子积攒下来的，在她肚里已泡了很久很久，有的已经发霉，有的正在变黑，黑成了一股股杂和成各种颜色的气。新妈妈把这些气聚到一根针上，针就扎在我身上了。新妈妈把针扎到我身上的时候还笑眯眯的。新妈妈笑眯眯地说：“疼

不疼？疼不疼？你疼不疼？”我抬起头，用眼睛看着她，看着她肚里的杂和着各种颜色的气，那气正快速地流向她的胳膊……脸上却仍然是笑。这种笑很假，是假笑。街上到处都是这种广告一样的假笑。不过，街上的假笑不疼，街上的假笑看着很好玩，像看节目一样好玩。新妈妈的笑却很疼，疼得钻心。针扎在我身上，像绣花似的，扎出一个个小小的血点，扎出一朵朵梅花，很艳很艳的梅花。有一次，新妈妈在我身上一下扎出了七十二朵梅花……

从此，每当看到新妈妈的时候，我就抬起头来，一遍一遍地用眼睛对她说：我听话。我听话。我一定听话……

可新妈妈还是喜欢用针，新妈妈只用针……

新妈妈是不是针变的？不然，她怎么那么喜欢用针呢？

上小学时，书上有铁棒磨成针的故事，新妈妈的针也是铁棒磨成的吗？

看见针时，我就对自己说：别抖，不用抖。你听话了。

三月二十八日夜

又有敲门声了。

对面的楼房里，正对着我窗口的这个单元，又有敲门声了。

窗帘是掩着的，那是一幅墨竹。墨竹把窗口遮得很严很严，不过，我还是能看见“竹林”里的事情……

那里住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阿姨。阿姨长得很漂亮，阿姨屋里布置得也非常华丽。阿姨一个人在屋里，身穿一袭白色的羊毛裙，光脚站在一块厚厚的羊毛地毯上，蹑着脚走路。阿姨先是尖着脚尖走，绕着羊毛地毯转了一个圈。又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，仍然是尖着脚尖走，像走在水上。而后她又踮着脚走，袅袅婷婷地退着走，从那间屋退回到这间屋里……尖着脚尖走时，

她身上升腾着一股杀气，很寒很寒的杀气，杀气凛凛地冲在她的喉管上，我觉得她要喊了，她要喊出什么来了。然而，当她踮着脚退回来时，那凛人的杀气又慢慢、慢慢地收回去了。再次升上来的是一股幽幽的愁愁的飘忽不定的气……

倏尔，阿姨把所有的灯都开了。屋里原来只亮着一盏桔黄色的小灯，光是很柔和的，像是在童话世界里一样。现在一盏盏灯都开了，屋里一片赤裸裸的光明。接着，她又开了录音机、电视机，屋里一下子跑出了很多声音……阿姨却在声音里坐下来了。她坐在一张奶黄色的沙发上，还点上了一支烟。烟雾在她的脸前袅袅地漫散，接着有泪，一颗一颗的泪珠先是一短，而后一长，像炸了的豆子一样，“噗”地落下来。泪里还有烟圈，一个个圆圆的烟圈从阿姨嘴里吐出来，最后吐出的是一根烟柱，那烟柱忽地就窜进烟圈里去了……

那人仍在敲门。敲门的是一个矮矮、胖胖的秃顶老头。一个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的秃顶老头。秃顶老头站在楼道里，紧夹着身子，一下一下很有耐心地敲门。他的手很白，我看见他敲门的手很白，很软，像发面馍一样。他一边敲一边还小声地叫着：“陈冬，陈冬……”

阿姨不说话，屋里的阿姨一直不说话。

已有很长时间了，秃顶老头还在楼道里站着，仿佛也有过一丝游移，却终还是没有走……

忽然，阿姨把门开了。开了门的阿姨在门口站着，冷冷地站着，一句话没说，扭身走回去了。秃顶老头笑着，讪讪地笑着，随手把门关上，也跟着往里走。两人都在屋里的沙发上坐下来，无话，还是无话。

片刻，秃顶老头说：“你没去上班，我来看看你。不舒服了？”

阿姨冷冷地说：“不舒服，哪儿都不舒服。”

秃顶老头笑着说：“还是那样，还是那样。”

阿姨问：“啥样？”

秃顶老头用手轻轻地抿着不多、却梳理得很整齐的几缕头发，摇摇头说：“你呀，你呀……”

这时，又有人敲门了。敲门声很特别，电报声，两下一停，两下一停……一共敲了六下。

屋里没有回音。阿姨在那儿坐着，秃顶老头也在那儿坐着，一个个像木瓜似的坐着。秃顶老头的脸皮一下子绷得很紧，紧出一股紫气，肚里那颗糊了很多油腻的心像跳兔一样蹦着去门口探视……阿姨肚里升上来的是一股湿漉漉的热气，粉红色的热气，那热气奔跑着冲向门口……却谁也没有动，两人都没有动。

站在门口的是一个中年人，四十来岁的穿黑皮茄克的中年人。他高高瘦瘦的，显得很英武。他一共敲了三组，敲了三个六下，却没有喊，一声也没有喊。他停下来看了看表，表在时间上走着一个小小的红针，小鼓一样的红针，红针里跳跃着他的诧异，一种很熟悉的诧异。接着，他又重复敲了三组，仍然没有喊。终于，他转过身，默默地下楼去了。

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一踏一踏响着，屋里那两颗心也跟着那一踏一踏起伏……糊了很多油腻的心是在慢慢地下落，一荡一荡地下落，终于又平安地落在了肚里；另一颗粉色的心是在追踪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追，一直追到了街头的路灯下……

这时，坐在屋里的秃顶老头说：“我该走了……”话说了，人却没有起身，只也斜着眼望着这位阿姨。

阿姨没有说话，阿姨抬头望了望挂在墙上的电子钟……

秃顶老头讪讪地说：“天又阴了。”

阿姨说：“也有晴的时候。”

秃顶老头说：“阳春三月，不该阴哪。”

阿姨说：“也有晴的时候。”

“说阴就阴。”

“也有晴的时候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“……”

秃顶老头又说：“我该走了……”

这时，敲门声却又响了。乱敲，敲得很急，像打鼓一样。楼道里又出现了一个人。这人三十来岁，中等个子，身穿西装，脸上戴着一副眼镜。他丫站在门前，高声叫道：“陈冬，是我呀，是我。”

屋里像化了一样，没有人回答，也没有人说话，只是一片熬人的静……

那“眼镜”反反复复地喊：“陈冬，陈冬，是我呀，是我呀，是我……”

在屋里坐着的阿姨看了秃顶老头一眼，秃顶老头也看了她一眼。此时，阿姨突然笑了，无声地笑了，脸上笑出了一个浅浅的妩媚诱人的红涡。阿姨笑着站起身来，秃顶老头的目光一直紧追着阿姨，我看见他肚里的被油腻糊住了的心已缩成了一个小小的药丸，在肚里颤颤乎乎跳动不止的黑药丸。在他目光的追随下，阿姨却大方飘逸地来到门口，她先是回头看了秃顶老头一眼，接着弯下腰去，轻轻地把门锁上的铜链子挂上，而后把门拉开了一条小缝……

站在门外的“眼镜”赶忙趴在门缝上说：“陈冬，是我呀。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……”

阿姨说：“王森林，我感冒了，我已经睡下了，对不起……”

带眼镜的“一棵森林”说：“陈冬，我有急事，我有急事想让你

帮帮忙。几句话，就几句话……”

“冬天”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感冒了，改天再说，改天再说吧……”说着，阿姨把门关上了，阿姨毫不犹豫地就把门关上了。关上门的阿姨满面羞愧地靠在了门上……

门外的“一棵森林”嘴里嘟哝着，十分失望地咂了咂嘴，扭身下楼去了。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空空地响着，却没有人去追，谁也不去追。

王森林跌跌撞撞地从楼道里推出了一辆破自行车，身子一扭跨了上去……他骑在车上，没有再往楼上看，嘴里却像念经一样说出了一段话，下楼时他就开始念叨了。那是一段很奇怪的话，他在路上一直重复这段话。我眼盯着他追了很久很久，路边的梧桐树下游动着一团黑乎乎的影子，那就是他的影子。他的影子独映在柏油马路上，影子里含着一段很奇怪的话，不明不白的。一直跟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才听清了他嘴里念叨的话。他说的是：“…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、男浴池女浴池、男女浴池……”一路上，他反反复复念叨的就是这样的话。他一直在念叨这段话，念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他就这么不停地念叨：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、男浴池女浴池男女浴池……”

“我”回来了，我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对面楼房的“竹林”里。屋里黑漆漆的，所有的灯光都熄了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声音，只是一片黑暗。在黑暗里，我看见了一张大床，大床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发光的肉体……

我不能看了，我不能这样看了，这样看是很累的，我的头已经开始疼了。我闭上眼睛，闭上眼就好些了。可我的耳朵还是歇不下来，我的耳朵周围总是聒噪着很多声音。那是一种叫作“生意”的声音，城市里有很多叫作“生意”的声音。一个叫魏

征的叔叔在说……

三月二十九日

魏征叔叔的话：

小子，你了解这座城市么？你知道水有多深多浅么？你一天到晚瞎跑，是跑不出名堂的。别说一年，十年你也跑不出名堂。让我来告诉你吧。把你的耳朵竖起来，好好听着。

在这座城市里，人是什么？人是垃圾，到处流动的垃圾。被一座座楼房吞进去又吐出来的垃圾。人到一定的时候就成了垃圾。最后是送到大西郊去，冒一股烟，完了，结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垃圾也是分类的，你到过垃圾处理站吗？在垃圾处理站，垃圾被分成七类，你想想你算是第几类？我不是踩乎你。说这话，我一点也不是为了踩乎你。我踩乎你干什么，有这个必要么？

好吧，我告诉你一个词儿，制约。你知道什么是制约？在这里，你以为是市长说了算么？你以为市长是主宰么？你以为只要市长签了字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么？非也。如果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，你就不要在这儿混了，你别在这儿混了。上层和下层是一种制约关系，是齿轮与齿轮的关系，整个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，就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了。一切都在环节之中，环节才是最重要的。环节是磨合出来的。我再告诉你一个词儿，磨合。你知道什么是磨合么？好吧，好吧，说得更浅显一些。就说高层吧，你知道“铁塔”、“双塔”么？不知道？你连这都不知道，还出来跑什么？！我告诉你，这是两所大学的名字，是本地干部的发源地。本地处级以上的干部大多出自这两所大学。你知道这两所大学自五十年代以来（老的不算了，老的不算，老的赶的年头不好，不在位上），一共毕业了多少学生吗？不知道？不知道我也就不说……暂时保密。再给你说一个词儿：环境。你知道这

两所大学的地理位置么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，造成的环境，培养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性情的人么？你还是不知道。不谈那么深吧。我告诉你，在这座城市里，高一层的干部基本上（当然不是全部）由“铁塔”和“双塔”所垄断。他们像韭菜一样一茬茬、一批批、一届届毕业出来，分配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要害部门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看不见、摸不着、而又无处不在的网。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换了多少任市长么？换了二十八任市长。市长一个个都不在了，他们还在……

看起来你得交学费了，你得交学费呀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，上层。那么，现在再来说说中层。你知道什么叫“中间环节”么？这个词儿好理解呀。“中间环节”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有些事情就坏在“中间环节”上。好，好，知道就行。我再问你，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多少转业军人么？我指的是在部队上曾担任过一定职务的转业干部。你知道有多少么？也是一批批、一茬茬、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。这里边有个词儿，有个很重要的词儿：“战友”。明白了？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你知道如今的“战友们”都在干什么吗？你看你看，又白脖子了不是，说着说着就白脖子了，晕到茄子地里去了。告诉你，大体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在公安、工商、税务部门；另一部分呢，另一部分到哪里去了？这个，这个你清楚吗？圆的，咔嚓一下盖下去的，红霞霞的……就是管这个的。在各个部门管人事的，拿章的，就是这些“战友们”。千万不可小看这些人，既豪爽又仗义，既阴险又毒辣，既六亲不认又字儿门儿不分的（没啥原则）就是这些人。他们这些人就是这座城市的“中间环节”，是关键部位。这是一个情绪型的部位，有时候一句话说不好就把事情办砸了。办砸了你还不知道砸在什么地方。再给你说个词儿吧：“地方上”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，这是“战友们”的日常用语，口头禅。开口一说“地方上怎样怎样”，那就是